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御製序目錄

御製紀略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蔣鳳牲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朕祗承

天眷懋紹

祖宗丕基為億兆生民主薄海内外皆吾赤子雖越在邊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寧一夫之弗獲不忍恝然視也西北塞外喀爾喀七旗與厄魯特四部落並號雄藩同奉職貢非一日矣不意有厄魯特噶爾丹者賦性

凶殘中懷狡詐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蠶食鄰封其勢日張其志益侈朕初閒厄魯特與喀爾喀交惡隨遣親近大臣頒賞賚以和解之迨其後興兵搆怨又命大臣曉譬利害諭令息爭乃噶爾丹抗旨狂逞致喀爾喀為所潰敗叩關乞援朕收撫之置諸邊內資給餼牽始皆得所而噶爾丹猶修郄如故所在侵陵忽闌入我烏闌布通之地朕授鉞親王大臣問罪聲討大師克捷未即殄除時賊倉皇宵遁深懼我軍之窮追投牒指誓因而

釋之假使噶爾丹能自此悔禍改圖則雖至今存可也夫何轉瞬渝盟包藏不軌窺伺我斥堠搖惑我外藩潛敓我納木扎爾陀音肆虐不止朕深念此寇斷宜速滅於是整飭士馬備峙糧糗決策親征而賊之蹤跡飄忽無常又慮其兵至遠颺兵退復入乃授密畫於科爾沁王沙津令其遣使誘賊約至近地旋調發盛京諸路軍禦東路分遣一軍截西路朕躬統六師從中路入比行近賊巢噶爾丹不敢抗我顏行鬨風奔竄朕遂親率前

鋒軍併日追擊賊窮蹙已極盡棄其子女輜重而適會
與我西路師遇大敗其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走嗣
是朕再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居胥山麓宣威
布惠兼用互施招徠其黨羽遏絶其歸路其寨桑等接
踵嚮附其子復為我擒賊自料勢不能追遂爾仰藥授
首所親信丹濟喇等亦相繼乞降二十餘年狡悍陸梁
之勁寇曾不二載悉皆草薙禽獮而大業克就矣夫烈
焰弗戢必將燎原積寇一日不除則疆圉一日不靖方

親征之初舉也在廷諸臣多持異議狃於目前之計者謂克鋒挫衂無足深憂憚於征繕之煩者謂大漠遊魂難以就縛不知除惡務盡制勝在謀歷觀漢唐宋之已事往往罷敝中國之力而不能成廓清邊塞之功良由經理失宜而殲鋤之不早也朕既遠鑒前轍復追維烏闌布通之失故不避寒暑艱辛親涖窮邊三勤薄伐惟是逆形已著然後徂征怙惡不悛然後揫討身先士卒則櫛風沐雨而人皆忘勞措畫軍儲則轉饟饋師而人爭

用命茂草茁于荒磧流泉溢於沙陀萬里經行安如枕
席非徼神佑曷臻此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朕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
之意乘刻不容緩而滅寇之機立極邊境之毒痛永底
中原於清晏昭告
郊
廟適契成謀使非慮出萬全可輕言師旅哉茲前後用兵
本末具載卷中覽是編者尚克喻朕心焉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進

方略表

光禄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四級臣

溫達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皇猷赫濯震神武于遐荒

廟略昭宣勒鴻文于方冊

功德居百王之冠

典謨垂奕葉之型爰事編摩丕彰盛美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聲教暨訖禹服被于流沙光烈覲揚周疆覃于海表粤攷歷朝之土宇無踰

昭代之提封環塞舊藩則碁布星羅世共屏翰遠人新附則重跰屢譯争効享王如兩儀覆載無私譬二曜照臨常煥惟厄魯特地居僻遠而噶爾丹性秉貪殘修郄鄰邦致喀爾喀之叩闕赴愬

闌入邊境越克魯倫而逼處潛窺虐我使臣擾我尉候急則詭誓緩復渝盟若逞煽誘之兇謀必貽動搖之後患故羣謀未遠謂小醜不足深憂而屢諭弗悛非攘外何以安內欽惟

皇帝陛下

至仁撫世

大勇安民念茲狂肆邊沙亟宜恭行天罰神明內斷決策親征料敵出師功期成于一怒籌兵轉餉

動悉計其萬全用是
三駕漠庭遠臨窮塞躬披甲胄殫分餐併食之艱屢
歷暑寒備沐雨櫛風之瘁是以天地助順山川
効靈草茁不毛泉流涸谷乘長風而渡瀚海追
軼寇而絶天山虜在目中狐鼠殲于一旦恩施
度外羽黨就我三驅追至元兇骨肆于槀街遺
孽頭羈于長組而妖氛永靖荒裔敉寧因之青
海來庭哈密獻書直通西藏咸嚮中朝允矣臣

漢唐宋所未臣之人而闢夏商周所未闢之土也凡茲偉畧悉運
宸衷豈徒剙造之膚功實作昇平之寶鑑仰承
俞旨特命纂修以臣溫達臣張玉書臣陳廷敬臣李光地為總裁官臣二格臣金寶臣凌紹雯為副總裁官臣覺霍拓臣能吉圖臣海清臣栢壽臣華善臣李樹德臣趙世綸臣王奕清臣黃龍眉臣廖賡謨臣王誥臣李周望為纂修官開館校

讐分年撰輯時日道里之必晰招徠攻勦之必

詳稿屢易而後成編歲幾更而告蕆事咸經

御筆之裁定復蒙

製序于簡端滿漢文各一百零二卷繕寫進

呈臣等或久叨班列或曾與戎行幸膺鉛槧之司獲

究始終之跡分條晰縷曾未測乎

高深據事直書庶免譏于挂漏伏願

太和翔溢

淳化殷流

遠至邇安四海咸熙于耕鑿

光前裕後萬年載戢夫干戈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職名

總裁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四級　臣溫　達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五級　臣張玉書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三級　臣陳廷敬

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二級　臣李光地

副總裁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仍管詹事府詹事事加一級　臣二　格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凌紹雯

纂修滿漢文

內閣侍讀學士 臣覺霍拓

戶部員外郎 臣能吉圖

內閣侍讀 臣海清

內閣侍讀加一級 臣栢壽

內閣侍讀加一級 臣華善

正黃旗漢軍叅領兼佐領加一級 臣李樹德

鑲紅旗漢軍佐領加六級臣趙世綸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王奕清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黃龍眉
翰林院編修臣廖賡謨
翰林院編修臣王誥
翰林院檢討臣李周望
收掌
內閣中書臣趙勒

內閣中書　臣張振偉
翰林院典簿　臣達爾福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　臣對喀納
翻譯
內閣中書　臣馬賽
內閣中書　臣阿金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　臣吳爾齊海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　臣馬爾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凌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齊實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郭毓麟

謄錄滿文

內閣中書臣齊世

內閣中書臣雅圖

內閣中書臣佟泰

內閣中書臣福海

內閣中書 臣三保住

內閣中書 臣董阿賴

內閣中書 臣常額

內閣中書 臣栢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禪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巴德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 臣常住

翰林院筆帖式 臣蘇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圖克坦

謄錄漢文

內閣中書臣李恒烑

內閣中書臣董哲

內閣中書臣王道炌

內閣中書臣金璞

內閣中書臣王鳳孫

內閣中書臣閻詠

内閣中書臣顧燇

内閣中書臣倪璠

監生臣焦紹祖

監生臣耿國翰

監生臣金琦

監生臣李湞

監生臣董紹美

監生臣朱廷鳳

監生臣方承源

監生臣袁袍

副貢生臣黃廷鈺

監生臣蔣琰

監生臣王學巽

監生臣朱嗣芳

監生臣林世俊

監生臣唐秉彝

監　生　臣袁廣譽
監　生　臣魏宏道
監　生　臣朱懋熹
監　生　臣王國棟
貢　生　臣全朱芝
監　生　臣李孔嘉
監　生　臣俞時懋
監　生　臣于沛

監生臣顧焞

監生臣顧炳

職名

　史部三　紀事本末類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目録

卷十六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至十月
卷十七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
卷十八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
卷十九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

卷二十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卷二十一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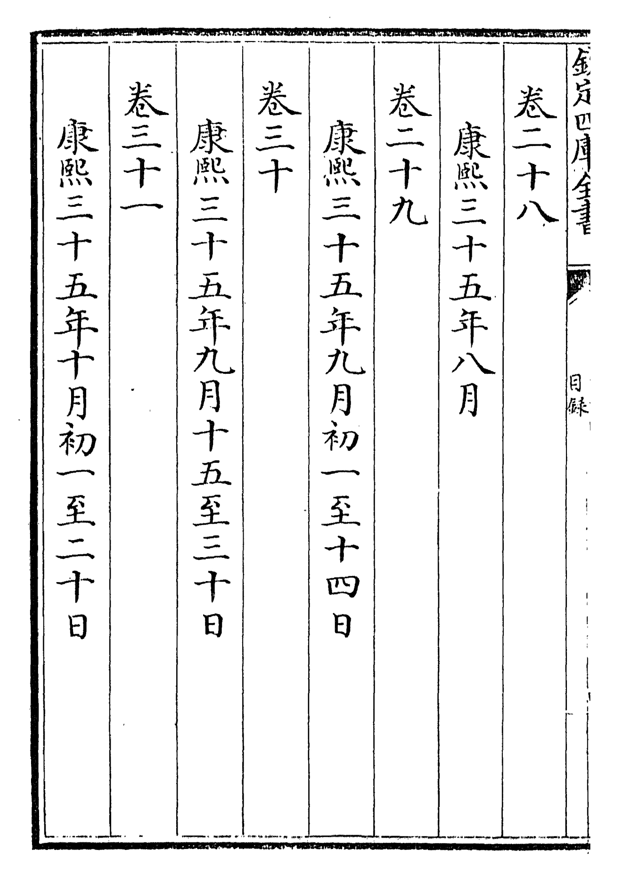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

卷二十三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一至初十日

卷二十四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一至十七日
卷二十五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九日
卷二十六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
卷二十七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



卷三十二

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至三十日

卷三十三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

卷三十四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

卷四十八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至十月

臣等謹案

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畧四十八卷總裁大學士

臣溫達等恭纂康熙四十七年七月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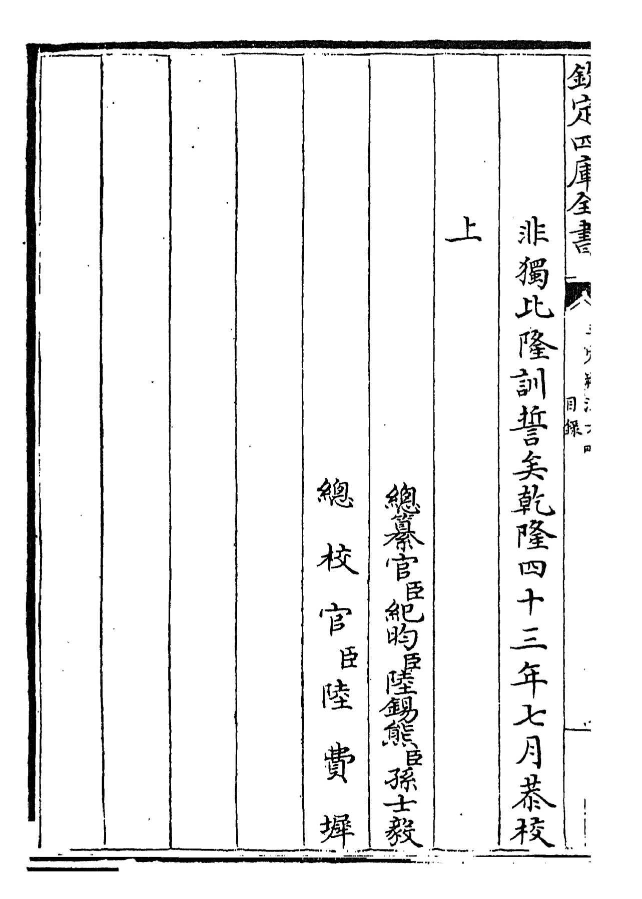
御製序文以深著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盖噶爾丹凶

頑爽誓寖為邊患乃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

親統六師往征之賊衆駭遁噶爾丹僅以身免大軍

凱旋是年九月再
幸塞北諭噶爾丹以東身歸罪並納其所屬之歸降
者迨明年二月復
統大軍親征噶爾丹旋伏冥誅餘衆悉降於是廓清
沙漠輯定邊陲為萬古無前之偉績書中所
紀則始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厄魯特噶爾丹
奉表入貢及
賜敕諭令與喀爾喀修好以為緣起訖於三十七年

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獻噶爾丹之尸而止其間簡練將卒經畫糧餉剪除黨惡曲赦脅從以及設奇制勝之方師行緩急之度凡稟之
睿算者咸據事直書語無增飾首載
御製紀畧一篇後載告成太學及勒銘察罕七羅拖諾昭木多狼居胥山諸碑文恭誦之餘仰見
大聖人不恃崇高不懷燕逸櫛風沐雨與士卒同甘苦用能於浹歲之中建非常之業竹冊昭垂



非獨北隆訓誓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聖祖仁皇帝御製親征朔漠紀畧

三十四年八月噶爾丹至克魯倫河掠納木扎爾陀音後竟於克魯倫土喇相近處居住自秋徂冬將朕三次使臣甚加侮辱朕因是深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將窺伺中原不至殞命不止豈容泛視寘諸度外若聽碌碌庸人畏憚勞苦之言恐後日亦似前代各省膏脂盡糜費於邊塞矣故預為遠圖曾令三品以上

諸臣集議比時議當征討者舉朝不過三四人其餘雖口稱小醜何足計議而中情甚是恇怯是以朕心深咎之風寒雨雪皆所不辭習於戰鬬之勁冦亦所不避決計親往亦欲使天下自兹以往永定寧謐不為目前一時苟且之計也從此秣馬厲兵教營伍練攻戰激勵將士申明賞罰朕度官兵豢養有素唯其所嚮必不辱命可深信也乃告祭

天地宗社以二月三十日親統中路大兵往征二月十八

日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領西路兵啓行兩路剋期四月下旬會於土喇若噶爾丹從克魯倫河而下與中路兵相近而與西路兵相遠則中路必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地方與西路兵相近而與中路兵相遠則西路必待中路之兵規畫已定於未啓行之前二月十六日特諭大將軍費揚古曰大兵進勦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爾外今聞根敦帶青貝勒從洪俄頼以内進至七斯希

卜地方爾等兩軍勿誤以喀爾喀為厄魯特此事至要宜移知阿南達又爾等過翁音後選能事鄉導給與商南多爾濟從何地可達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為善此二事雖無大關係偶思慮所及因交與阿廸令諭知之二月二十三日又特諭大將軍費揚古曰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起程日期改近稍有措辦未及亦未可定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

將軍宜審顧萬全西路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爾等兩軍恐致匱乏朕心深切憂慮特手諭急速馳示三月初一日又諭大將軍費揚古曰朕大兵至南口屯駐日副都統阿玉璽等適至奏稱前途鑿井易成不勝喜悅爾等領兵至喀倫奏報疏内即約度至翁音日期一併具奏又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能事鄉導以地名與日期亦約畧擬定奏聞朕所統大兵行駐皆因

西路兵之故量寬時日諭爾知之三月十九日大將軍費揚古奏疏至疏稱臣等率領大兵於三月十三日至喀倫即於十四日分派京師及右衛兵十五日臣費揚古率領京師大兵大同緑旗官兵由東路進揚威將軍覺羅舒恕率領右衛大兵由西路進詳詢鄉導約計宿處凡十八站四月初三日可至翁音又二十一站於二十四日可至土喇又三站於二十七日可至巴顔烏蘭又據副都統馮國相報稱上所頒

發礮八門於三月初七日至拖里呼地方等語臣等
不能久候酌留都統伊勒慎每旗派護軍叅領二員
護軍百人於喀倫俟礮至護送前進至翁音後另行
奏聞外為此謹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題即
於十九日諭大將軍費揚古曰爾至喀倫約計可至
翁音土喇日期一疏於三月十九日駐蹕揆宿地方
清晨已到云爾等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朕大兵
因雨雪稍阻收拾輜重雖急速前行斷不能於二十

四日前至土喇爾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兩或有遲阻將日期另行酌扣具奏若無所遲阻至翁音時亦另行明白具奏爾軍中馬匹何如糧車已至何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務期奏聞正月二十八日奔來喀爾喀之逃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上游為此特諭又四月十三日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喀爾喀盆楚克貝子之侍衛穆扎哈爾同鄉導二人蒙古二人共七人來奏云臣等導

旨夜行晝伏相機偵探於伊扎爾厄爾幾納地方見噶爾丹形跡有厄魯特之衆在彼是實臣等於回行第二日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往噶爾丹之俄七里等十五人云噶爾丹入吾計中矣彼言現今領俄羅斯礮手鳥鎗兵六萬再俟俄羅斯兵六萬至即順克魯倫河而下直抵科爾沁致爾二王著即為内應因將我等甚加敬禮遣回我等應與爾輩同行但我等之後現有厄魯特哨兵相隨爾等甚危可急

去速行奏聞我等亦接踵而往等語此信至即諭大將軍費揚古曰朕所統兵近喀倫地方遣叅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尋踪哨探車克楚等歸奏初九日至伊扎爾地方得見其形踪自彼處回行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里等十五人云噶爾丹於是月初從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敖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於朕所統之兵相近矣此賊最為狡詐潰遁時

未必退回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自俄傀巴爾即奔色稜格地方或繞巴顔烏闌之後詭遁爾等兩軍若見彼順克魯倫河而下隨之而往或致落後亦未可定朕深切憂慮特專遣人諭大將軍費揚古細訪彼處地方凡賊可以脫逃之路加意堵截勿以其順河而下遂輕視之爲此特諭寫勅遣侍衛殷扎納同鄉導波羅等十五人令其沿喀倫直尋翁音而往務期必達大將軍費揚古軍中之信自三月十九日到後至四月二十一日始至

奏稱皇上三月十九日所頒諭旨於本月二十八日未時駐劄阿爾哈林圖地方接到臣等自三月十六日大兵經行並未遇雨二十二日有雨薄暮復雪途中稍有泥濘軍行遲一二日之程又礮車一日止行二三十里不能緊隨大兵因將神威等大礮留於喀倫派緑旗官兵守護頃上所頒新製礮八門景山子毋礮二十四門江南所進子毋礮五十五門用大同喂養隨行駱駝二百負之而行運米卿員喻成龍侍讀學士范承烈於三月

二十四日在招哈察罕和朔屯營處與臣會集言米車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途中水草稀少且牲口皆從太原長驅而來盡皆疲瘦請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以備大兵凱旋將十五日口糧運至翁音等地方備用其二十日口糧於小車及挽車牲口中擇其可用者運至土喇供應大兵等語臣等以大兵口糧所關緊要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盡運至土喇小車及挽車牲口不足則將載

磤所餘隨行駱駝令其助運議定遣喻成龍等往料理臣從歸化城起程將寧夏兵何時啟行何日可至翁音曾遣人問之孫思克等回稱我等所領兵以二月二十二日啟行計三十八日可至翁音等語適諭旨至即遣人往令將寧夏兵今至何處速行咨報臣於四月初六日在翁音口之東席喇呼魯蘇台地方駐劄大兵須按鑿井處下營是以分為二隊而行初七日駐師一日以俟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蘭厄爾

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於初九日亦至烏闌厄爾幾臣等或一路進兵或分兩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濟赴御前時明白具奏若仍不至正月二十八日逃歸喀爾喀之人既言噶爾丹在土喇上游臣等馬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又鄉導等約略計算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為此

謹於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具奏本月二十二日諭大將軍費揚古曰爾初七日奏疏於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爾等原奏稱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悞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探視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自克魯倫而下情狀距朕五日之程其間爾等應節次奏報俾朕易於酌行爾等經久不奏不知已至何處欲久

待恐致遲悞欲速進恐在爾等之前或行或待二者
皆關係重大爾等作何行事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
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因此緩行以
待倘不得已日期所關至大則當詳審關合而行為
此特諭遣侍衛額林辰鄉導扎卜等仍由捷徑速往
務期必達一面傳集前後營諸王諸皇子內大臣都
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以上諸臣諭曰前因
大將軍費揚古奏稱四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二十

七日可至巴顏烏闌故整齊中路大兵已逼近敵所
令大將軍費揚古等途中阻滯久不啟奏頃忽具奏
更改日期現今朕所統之兵既已近臨噶爾丹無庸
等待費揚古之兵欲即行前進鑲紅旗大營皇子胤
祉公福善副都統孫扎七侍郎席爾達等議稱不必
等待即行前進餘諸王皇子大臣皆稱此番大兵非
尋常可比皇上親師征討尚非萬全所關非細費揚
古所奏展期十餘日耳宜少待之朕採聽衆論嚴肅

斥堠躬親巡察每日防禦慮噶爾丹聞大兵至突然遠遁也四月二十六日商南多爾濟費大將軍費揚古所奏二疏至其一疏稱前因卿員喻成龍等前赴臣所言米車於二十二三日出喀倫牲口從太原疾驅而來盡皆疲瘦等語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令運至土喇議定交發喻成龍等去訖又寧夏之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音遣人往問孫思克等回稱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啓行

三十八程可至翁音等語臣於四月初六日駐劄席喇呼魯蘇台地方初七日駐兵一日以待後隊大兵初八日啓行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至烏闌厄爾幾或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濟前往時明白具奏倘仍不至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站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

克勒和朔地方俱經奏聞在案初九日據運米侍郎王國昌等報稱我等欽遵上諭至山西太原府與廵撫會議需用牲口甚多各州縣千里數百里不等遠處採買至太原府齊集裝載兵役口糧青草未生之際牲口所需豆料及器械帳房鑼鍋板片等物於二月初八日陸續從太原府起程經雁門關險峻之山行千餘里至湖灘河所又將大兵正項口糧押車兵役口糧及駱駝鞍屜繩索等物通融裝載車輛雖重

而牲口壯健視有水處下營行走今水草稀少處處多有沙石牲口漸多疲斃行至喀倫海柳圖等處遇二十一二十二晝夜大雨北風颼發牲口雖經遮蔽因寒冷而斃者甚多前後倒斃牲口數目將効力人等所捐牲口四百餘匹補用尚且不足又將我等官員及効力人員所騎馬騾幫助現今挽車馬騾瘦乏者甚多米糧不能全到但大兵口糧關係緊急斷不可遲悞是以將現在稍可用之牲口令其牽挽小車

裝載大兵二十日口糧竭力運至大兵外又將十日
口糧移送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以備大兵凱旋
之用請留二十日口糧於喀倫但小車之行甚緩趕
至大兵日期不能預必大兵接續米糧甚為緊要大
將軍若不相助照看貽悞亦未可定今不預行報明
臨時雖加我等重罪於事亦屬無益行在相隔道遠
將此等艱難之處申明大將軍求大將軍垂念將兵
米二事措置萬全轉奏等語臣即刻檄行大兵深入

征討口糧所闕甚鉅前給過八十日口糧食用已五十日矣計至土喇即係散給口糧之期郭多里翁音距土喇不遠留於郭多里翁音之米運至土喇亦不為難今又將隨行駱駝遣往爾等處幫助爾等仍照前所奏將三十五日口糧作速趲來尾大兵而行不可遲延去訖臣率領大兵初十日從烏闌厄爾幾起營至察罕和朔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率領西安滿兵五百名輕騎而來於十一

日至察罕和朔與臣等會孫思克云我所領緑旗兵七千部文一到隨即起程倉猝間馬匹難於齊備兼以途中於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遇大風雨馬匹牲口半致擔悞我所領之兵現今在後距大兵有十日程皆陸續行是以我選擇兵二千人親自帥領趕至大兵同行博濟云我領满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中遇風雨馬匹稍有擔悞與大將軍所領大兵相距十日程難以剋期趕至將此兵内選擇二千人親身率

領急速趕至大兵同行今既議將運往翁音米石一半運至土喇請將馬匹缺少之兵千人即令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如此則於兵米二者似乎皆有裨益等語於是臣等公同會議令大兵直趨噶爾丹所在之處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其西安寧夏之滿兵二千名緑旗兵二千名俱應照將軍孫思克博濟等所言其餘滿兵一千名令防護按察使囊吉理所運送之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壁駐防協領

等管轄其半留翁音之米著於孫思克標下所留兵內撥派五百名令副將張憲載率領守護至陝西西安寧夏等處調來滿洲漢軍綠旗兵四千名與大兵相距有十日之程不便由兩路進相應隨臣所進之路急速前來與臣等一路同行其一疏稱准兵部咨開據將軍孫思克疏請留寧夏兵丁凱旋時所食一月之糧隨後送至翁音地方應令孫思克等於翁音地方少留官兵此所運一月之糧及馱米牲口一併

收存交割之後其運米官兵著令即回等語臣等竊
惟大兵進勦口糧關係甚屬緊要米既運至翁音則
去土喇不遠囊吉理等所運送一月口糧一半留於
翁音一半即用其脚力運至土喇似屬有益按察使
囊吉理副將楊琳及運米各官皆彼省大臣揀選才
能人員料此米可以運至土喇因以口糧關係緊要
行文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等為口糧關係甚要
事內開准兵部移咨振武將軍孫思克疏稱進勦之

兵若令親賫四月口糧則滿兵跟隨人少緑旗兵全無跟隨之人裹糧而行殊屬煩難公議减去三千跟隨人役口糧令進勦之兵賫三月糧一月乾糧其預備凱旋所食一月之糧暫留在後運至翁音此運米關係重大不可不選派文武中賢能要員運送因選出翠昌按察使囊吉理漢中城守營副將楊琳令將洮岷道董紹孔等文武各官酌量擬派臣等將出征事宜料理已畢大兵於二月二十二日自寧夏起程

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三月初八日奉旨該部知道密封到部應將此處移咨知會撫遠大將軍等因前來大兵進勦口糧關係甚要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爾等俱係朝廷簡任要職宜仰副皇上任用之意竭心効力今各路大兵將噶爾丹聲罪致討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口糧所關更為緊要正臣子奮勵之秋前者將軍孫思克等所議未可拘執爾等運送萬人所需一月口糧之内一半

仍照孫思克從前所奏留貯翁音交與孫思克等所
留看守米石官兵令其加意守護其一半即以爾等
運至翁音之人力牲口速行趲運至土喇軍前其防
護運往土喇米石於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壁
處留兵一千名令其護送此所指等處將米運至爾
等勞績亦不小矣等因已經行文為此謹具奏聞康
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題商南多爾濟口奏西邊
之兵不便兩路行走故從一路來馬匹困乏之徒步者

多京師右衛西安及西邊緑旗兵共一萬四千名前來餘皆遣回其大兵尾後所設驛站亦且疲敝所運之米全然未至等語因此言復令會議皆以西二路兵令歸一路此兵甚為勞苦若噶爾丹人衆馬健則深為可慮且科爾沁沙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羅斯兵六萬之語關係非輕因稍有瞻顧朕諭之曰朕所統大兵不勞而至士得休息馬皆肥壯不獨滿兵與緑旗兵丁即跟隨人役亦無一不至者如此精鋭整

齊人人願効死力敵雖有十萬朕躬親帥領相機進勦一面遣使賊勢若衆則與我兵交戰勢若不敵則潰遁倘此賊竟逃朕與爾等豈無後悔議政諸臣云賊寇潰遁則吾事濟矣相應遣使衆議僉同於是遣使諭以利害選擇喀爾喀納木扎爾郡王之長史庫即根理藩院撥什庫納爾布等七人諭以爾等前往克魯倫河之歐德哈爾哈地方潛踪渡河伏於北山溯流儘力前往偵探曾聞噶爾丹順河而行今或恐

已過我兵駐劄之處為此遣往伊等回稱臣等遵旨至歐德哈爾哈踹看踪跡知賊未過此處我等渡河溯流而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吉而即地方見一人我等將欲擒拏復旨遂窮追之適遇厄魯特伏賊三十餘人欲圍我等飛騎奔來正當不能走脫之時忽風霾大作從後將我等環蔽彼此不能相見因順風而出及視所在巳至古爾班圖爾漢口即此知我皇

上洪福

上天眷祐遂向天叩頭而來厄魯特在塔爾吉爾即地方是實又曾遣親近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侍衛巴唐阿巴爾珠喀等酌同前鋒至古爾班圖爾漢地方潛探賊哨來報二十四日駐蹕察罕布喇克時回到奏稱臣等遵旨前往於前夜越過巴爾泰哈之山黎明時適至西圖爾漢山頂賊之前哨始至我等避過偵看賊哨駐於山上尋水臣等北向克魯倫河瞭望見有烟起厄魯特在此是實恐其窺見我等遮蔽於

山曲折而來等語觀此兩次情節益顯然洞悉矣中路大兵可費八十日口糧行裝太重將二十日之米留於半塗今因等候西路之兵將及六十日特遣內府管駱駝官員催至米石於五月初一日給與古北口宣府綠旗兵二十二日口糧兼賜所食牛羊其有留下米石不足八十日口糧之人皆補給之於拖林地方整肅大兵所獲厄魯特四人賞賜衣物明示以出師之故令其偕使臣於五月初四日往中路大兵

以五月初五日前進是日行五十里駐蹕於阿敦七老之地初六日行六十九里至枯庫車爾地方是日早朕領親近侍衛行遇西哨科爾沁之巴克席呼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扎爾公阿玉璽公朕諭之曰賊哨駐於古爾班圖爾漢地方此當前所見者名阿思哈圖山爾等哨瞭必占此山駐劄明日賊哨不知爾等所在必自阿思哈圖山之東來窺朕大營朕之前鋒見而追逐爾等可橫截擒拏諭而遣之初

七日原擬駐蹕於顏土庫列圖地方遂將大兵分排隊伍綠旗居中漢軍火器營排列兩傍盔甲烜赫士卒奮勇旌旗輝耀掩映山川辰時來報朕所遣防哨一等侍衛喀丟往追竊窺我營之厄魯特七人至阿思哈圖山之東其伏在阿思哈圖山巴克席呼爾貝勒等哨兵見而迎逐之朕笑曰何必追逐聽其報噶爾丹更佳是日午間至顏土庫列圖地方原有水窪皆已枯竭鄉導等惶懼四面奔馳尋水朕思此原係有

水之地今忽無之意者
上天欲我兵直抵克魯倫河亦未可定但步兵已行五十餘里今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若遇賊如何可戰且後隊之兵必至晚始到遂傳喀爾沁和碩額駙噶爾臧諭曰爾今即前往令爾父杜稜王札西領兵千餘名駐顏土山高處防護大兵後隊盡過若有警則一面交戰一面報聞無事則俟昏黑隨後抽兵而來斷勿洩露密諭遣之時各處尚未報得水泉不勝憂

處親近侍衛吳什回奏稱馳過一山坡即得一泉往下流六七里約足供大兵人馬一夕之用朕心深為欣悅遂往前遍閱立營掘壕之處明白曉示各旗時厄魯特人將朕差往中書阿必達一人獨自遣回令其口奏云聞中華皇帝親統兵前來自爾使臣到方知確信我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爾兵請緩之若竟衝突而來我則避去必欲窮廹之則我亦能抗拒等語復遣盆蘇克格隆喇嘛及中

書阿必達理藩院𢹂什庫因才能克稱任使授以防禦職銜之訥爾布往厄魯特諭之曰朕此行為蒙古諸部落不能咸遂安養之故非必欲勦戮爾等而來也今爾等請緩我師此地水少我師來日必至克魯倫河始可緩耳明白曉諭薄暮從哨地遣往是日賊之哨兵與我軍之哨兵相對而駐因駐劄稍遲後隊之兵安營未畢掘壕未完朕躬親巡視見之甚以為慮將王及大臣旗纛朕親自指視令其防衛至起更

時始畢令皇長子胤禔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徹夜巡視朕躬及諸臣侍衛軍士皆未支帷幄帳房俱身擐甲冑直至天曉是日行七十六里因近庫烈圖山其地名為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初八日天明時令軍士皆暇豫整齊隊伍已畢朕減省侍從登高阜處用遠鏡眺望俯見河流未有人迹料賊必堅據此河占此水以圖死戰因等候後隊之兵坐於高處觀看東則有厄爾德尼拖羅海山西則有從巴爾台哈

直下臨河之山麓此地因遮蔽觀看未晰於是傳集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罕親王班第喀爾喀車臣汗納木扎爾王席地西里貝勒盆楚克貝子等諭之曰賊必據河死戰爾等率爾所屬蒙古兵二千人將西邊從巴爾台哈直下山麓高處據之作大兵全向此往之勢賊若來犯勿與之戰誘之使來賊若知我由此進兵而設備則大兵便可奪河先據之又命親近侍衛喀瓦爾達赫哲爾根帶領新滿洲侍衛

於厄爾德尼拖羅海一帶有無賊寇確實偵探訖正
前行時見一人從克魯倫疾馳而來遣親隨侍衛往
視之乃朕所遣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回奏云臣等
於今早到克魯倫河遇厄魯特七人見我等即往上
流遁去喇嘛中書二人令我回奏此情伊等隨其蹤
跡追去等語朕急至克魯倫河閱視已無賊踪跡因
嘆息顧謂左右曰噶爾丹習於戰鬭西攻回子取千
餘城收四部落之厄魯特盡殺其兄弟破七旗之喀

爾喀所向無敵乃不據克魯倫河而戰則其庸劣懦怯顯然可見矣所云俄羅斯兵亦屬虛妄今我軍欲戰不可得矣惟以窮追為至要耳因待後隊兵遂於河取魚暫坐軍士齊到後將此故告之安設營壘照前布置至日未落皆備是日行四十八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布隆地方念深入賊巢不知四面賊從何而來分布哨兵南則於巴爾台哈一帶地方安設北則向塔爾吉而即口僧枯爾口安設東則於厄爾德厄

拖羅海及河之下流安設西則於克魯倫河之上流安設内又設八旗防衛薄暮時朕謂前鋒營行走親近侍衛喀爾達曰我軍明日擊賊哨兵擒一活口便得其真消息矣正議時適有頭隊前鋒統領碩鼐哨地擒來厄魯特一人問之彼云皇上所遣使到時我噶爾丹不信聖駕親臨云中華皇帝不在中國安居逸樂乃能飛越過此無水瀚海乎及詳詢放回厄魯特四人所見黃幄布城網城起居之處始信為實

今日伊親登北孟納爾山瞭望大兵見軍行隊伍規模云此兵甚嚴整不似烏闌布通時難於脫身遂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商量連夜逃遁等語於是賞以衣服仍令訥爾布趕送至前所遣二使臣之處初九日行十七里駐蹕於克魯倫河之曲是日諭議政諸臣曰若噶爾丹欲相拒交戰不應棄河與我今觀其沿河上游倉惶而去其為潰遁無疑若帶緑旗步兵追趕敵皆乘騎必至遠脫欲將步兵及粗重器

械留下以便追襲諸王大臣等甚難之後乃遵諭於是諄切諭令内大臣阿密達領綠旗步兵為殿令防禦四面隨後行走總兵官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各領標下馬兵隨之而進初十日見沿途帳房釜鬵一切器物盡皆抛棄潰遁之狀不堪觀矣衆人之意始猶以為引誘詐遁後漸察之甚為真確是日從厄魯特逃來者接踵而至所言皆如前行五十五里於克魯倫河之札各寨相對處駐蹕克魯倫河以上自正

月無雨旱甚儼然隆冬地無一莖青草此數日天氣陰雲下營甫畢而雨草遂怒生自出京師至是馬尚臕壯因此地無草牲口微覺勞頓十一日行六十五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復諭議政諸臣曰此三日一路看來噶爾丹將老幼及日用器物盡皆棄之而遁其奔潰之狀甚為倉惶令揀選我軍將大礮留下前往追逐每佐領護軍一名并火器營大礮留於此駐蹕之地十二日追逐八十里駐蹕於拖諾山前

綏爾哈圖地方議政諸臣等公議噶爾丹已極窘迫
連奔五晝夜我師雖窮追五日軍中因待火器晝行
早息計其間已相距三日之程中路之米應於八十日
內運至土喇今尚不能望其運至克魯倫按察使劉
暟牲口所載米五百石麺七千觔既報以五月初九
日至拖林亦至十一日始到嗣後米無到期拖諾地
方距拖林約三百里劉暟之米非十日不能運到雖
運到亦不足大兵二三日之需費揚古兵又無信息

我師止餘七日之糧所關重大等語因衆别無計策
觀噶爾丹潰遁踪跡并量酌所獲賊人之言議將滿
洲漢軍火器營兵親軍及前鋒兵全往察哈爾兵蒙
古兵喀爾沁兵内挑選馬匹可用者二千人并綠旗
三總兵之馬兵全往着領侍衛内大臣馬思哈為大
將軍酌派叅謀大臣將回行宫兵之米湊為二十日
口糧給之諭曰爾等追逐五日前至土喇料亦决不
能及如果可追及朕躬斷不肯旋師今噶爾丹破壞

已盡朕所目擊想決然不敢再至諭畢于是將大兵駐劄防哨護衛之處周詳指示又念西路大兵乏糧日久令速回拖林將現到之米不必給與朕所統官兵令其徑過趲至土喇以濟西路大兵續到之米僅留支應數日餘皆陸續催趲運至彼軍十三日親視大將軍馬思哈等起營後朕亦統所留之兵於十三日旋師是日行六十五里復駐蹕於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地方十四日午後朕於四月十三日所遣侍

衛啟扎納等賫大將軍費揚古二疏至一疏稱臣等
率領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山之喀喇拖羅
海駐劄時藍翎侍衛啟扎納等賫到皇上手書諭旨
并行在兵部咨稱議政大臣欽奉上諭議得皇上所
須大將軍手勑已極詳備應行文大將軍費揚古預
防噶爾丹遁走色稜格之路留陝西兵令其攔截伊
仍親領大兵躡其尾後而來一切皆當遵上諭所指
示行為此具題奉旨依議等因前來臣等公同議得

上諭極為詳備除臣等率領大兵躡尾後而進外將軍孫思克等所帶陝西之兵應仰遵上諭指示留以預防噶爾丹遁走色稜格之路令其堵截但陝西兵來時途遇風雨馬瘦擔悞先經題明挑選滿兵二千綠旗兵二千令趕隨大兵而行在案今若留此四千兵令堵截噶爾丹遁走色稜格之路則兵力單薄臣等請照前所奏仍從一路進兵今聞噶爾丹從克魯倫河而下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近於皇上所統大兵

之處臣所統官兵皆歡躍奮厲思即刻躡賊尾而進憑仗聖主天威從後勦滅但臣等本係庸劣大兵行七十餘日牲口稍疲不能剋期速至仰祈睿鑒留臣等西路官兵一生面目乞皇上稍緩六軍為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題又一疏稱先是運米鄉員喻成龍等趕至軍前稱途中水草稀少牲口從太原一直行來皆致疲瘦臣等公同商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將小車及

挑選挽車牲口并載𩨷所餘隨行駱駝令其運到題
明在案查右衛官兵所賫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初
四日應滿京師大兵所賫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十
一日應滿因是曾移咨督運諸臣言爾等所運口糧
須於所賫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作速運到據伊等
回稱四百餘乘小車裝載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從喀
倫起程儘力催趲而行看來地稍堅硬處一日僅可
行三十餘里於沙磧坡嶺之地一日僅可行二十里

大風起則為風所撼難以推挽隨所到處天晚即行駐宿官兵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兵處不得不預行報明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甚要臣等因撥駱駝七十餘隻往迎米石於四月二十五日在撥宿地方遣去令以十五日口糧酌留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仍照前議速運至土喇軍前雖行文去後至今仍未運到看來路途遥遠牲口之力不足若再從土喇往前趲赴大兵其勢更難但噶爾丹既在達爾

罕敖喇地方臣等所領大兵不便候西路運送之米
俟駱駝載米到後所賫八十日口糧盡時即酌量續
給率領大兵前赴行在到後仰請勅督運諸臣將中
路大兵米糧分給臣路官兵俱康熙三十五年四月
二十八日題是日行七十四里駐蹕他爾渾柴達木
地方十五日朕於四月二十四日所遣侍衛額林辰
又賫大將軍費揚古奏疏至疏稱臣等率領大兵於
五月初一日到厄布爾山溝之阿達克地方駐劄二

等侍衛台吉布庫額林辰等賫皇上手書諭旨至臣等欽遵上諭應即領大兵星夜前赴但大兵所行路遠牲口稍疲且噶爾丹將布爾車克地方往前去十有餘程之草盡行燔燒故遣人於前途速往覔草臣等率領大兵仍於初三日趲行至土喇尾追噶爾丹仰乞皇上稍緩六軍留臣等及官軍一生面目又藍翎侍衛殷札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時臣等以陜西官兵不便分留欲從一路而進其西路所運口

糧不能遺至大兵情由曾具二疏交與殷扎納奏聞未知殷扎納與額林辰誰先至行在故將前二疏另行繕寫一併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遂將此二疏事宜示議政諸臣諭曰伊等西路情形前此未經奏報將朕二次從捷徑遣往侍衛留住多日始令來奏西路糧絕乃求中路之糧約定日期三次違悮此等情由朕已洞悉之皆豫為料理完備今此疏至爾等衆人皆見之矣果何如乎諸臣及侍從人

員咸奏云皇上預先料定故雖兩路糧有擔悞兵役無一困乏者且移中路之糧經理西路委曲周詳臣等踴躍歡忭無既是日行八十二里駐蹕古土爾布喇克地方十六日大將軍馬思哈將從厄魯特來投誠之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呼戸諾爾之波碩克兔濟儂之羅雷厄木七等及二百家口遣來審問伊等稱噶爾丹見大兵形迹竟夜奔遁於拖諾山將欲拒戰而不能遏止其部下之兵又於厄赫木

布爾哈蘇台地方正欲於柳林内將駱駝卧列拒戰聞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云中路之兵勢甚可畏勿與爭鋒竟擊西路之兵搶掠而去傳示後即向土喇而行衆兵連奔五晝夜又因無草馬駝甚疲戰兵五千餘人鳥鎗以千計至此地已極狼狽及與西路兵交鋒即已大敗我等見事勢已去先曾為使臣三次到京皆受聖主深恩念此或蒙收養故來投誠等語又問噶爾丹情形彼稱於交戰時先衆遁走後被大

兵所圍我等於未合圍之先奔出故此後情形不得
而知是日仍駐蹕所宿古土爾布喇克地方十七日
行四十四里駐蹕西拖林十八日行二十六里駐蹕
中拖林是日正黃旗副都統阿南達費勦滅噶爾丹
捷報至此疏已經傳布中外無庸詳記庚午年將噶
爾丹誘至烏闌布通之地距京師七百餘里耳此時
當使一人一騎不返朕用是積憾於懷者六年於兹
矣今噶爾丹違蔑誓言包藏侈心潛竄土喇克魯倫

地方煽惑人心侮辱信使稔惡貫盈至於已極念天下蒼生恐將受其擾累精誠之意上告
穹蒼夙昔水泉乏絶之地而靈源出矣芻茭不產之地而茂草生矣樵蘇不給之地而薪櫵足矣噶爾丹者如荒野之禽獸去來無定古人所謂聚則比於烏合羣則同於鹿豕羅之匪易擭之實難正此之謂也朕統此每佐領護軍六人漢軍火器營二千人緑旗兵二千餘人蒙古兵二千餘人直抵賊巢毫無瞻顧挺然

而行者朕躬非素嫺於軍旅也非熟知地勢之險易也非習於觸冒寒暑也非預諳其水草也惟所憑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懐安逸不恃尊崇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甘受勞苦而為此行

上天降鑒

祖宗默佑將已經脫逃之賊寇恰濟西師之困乏將斷難俘獲之牲畜適飽西路之饑疲此果人力爭抑由

天眷乎由是觀之我國家無疆之景福於兹可見矣往返

九十九日之内凱旋京師途經五千里一人一騎未嘗困憊留皇長子胤禔殿後亦不出二旬咸振旅而歸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汪綠

#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一

欽惟

皇上統御萬邦為中外生民主文德誕敷武功丕顯仁育義正久道化成聲教訖乎遐荒太和洽於宇宙北自削平三逆十數年來定臺灣海外之區郡邑其地翦西北塞察哈爾部落平羅剎來俄羅斯之貢收服七旗喀爾喀數十萬衆而臣屬

之東西朔南車書四達薄海内外無一不臣之民不服之國矣獨厄魯特噶爾丹窮竒醜類梗化陸梁恃其險遠荒忽習於戰鬬積二十餘年之狡寇侵囓迤西諸國城堡殆盡其地斥磧縣邈不水不毛絶漠窮沙非可以疆里計也其人兇鷙桀驁無禮無義滅理亂倫非可以恩信孚也飽颺饑嘯遷徙不常蠶食隣封饕餮無厭爰與我屬部之喀爾喀搆難侵掠其牲畜人民土

地擾害邊弡志驕氣溢我
皇上仁同天地不忍加兵
勅諭屢頒俾其輯睦廼怙終不悛讐殺無已且闌入
內地重我藩服之不寧於是遣將出師于烏闌
布通大張
天討是時噶爾丹脫能悔禍歸誠
皇上猶許以進貢市易資生如常乃賊計不出此大創
之後猶收其餘黨侵我邊陲窺我斥堠

聖心惻然軫念塞外生靈謂此寇一日不除疆宇一日
不靖中原之轉輸供億未有已時三十五年春
皇上決策親征統貔貅百萬之師遠度瀚海疾馳深入
直抵拖諾之境白旄黃鉞霆擊飈飛逆寇震慴
天威抱頭宵遁奔命於巴顏烏喇而西路諸將領先已
仰藉
指授遏賊歸途奮擊於昭木多大敗之獲其駝馬牛
羊甲仗糗糧輜重之物無算逆賊脫身挺險暫

緩須臾而我

皇上一怒安民計必滅此而後朝食是年冬

駕復幸塞外濟河至鄂爾多斯籌畫邊機訓練兵士

賊遣其渠帥丹濟拉率衆襲我餘糧為官軍覺

擊走之困敗無所得食逆屬之頭目寨桑人等

相率來歸悉厚加恩養授以官爵於是羽黨離

心脅從悔罪賊益窘迫就斃遣其格壘古英賫

奏摇尾乞降為緩兵逃死計而我

皇上明燭幾先逆知此賊之譎詐不信仍令大軍駐牧邉境以俟春和捲甲長驅擣其巢穴務使根株盡絶毋令萌蘖復生三十六年二月

駕發京師由雲中抵寧夏分命諸路大將棊布星羅調集蕃兵運籌饋餉指示撲勦搜捕之宜營壘部伍坐作進退之法戈鋋耀日旌旗蔽天

萬乘臨戎風雲變色於四月朔庚戌進次於狼居胥山時哈密遵

諭旨生擒逆子塞卜騰巴爾珠兒俘送
行在由是丹濟拉及阿拉卜灘丹津温卜等為賊素
所親信罔不瓦解四竄逆賊危巢既覆托足無
門兇黨盡除乞援無路自知罪惡貫盈難延晷
刻之生遂自仰藥絕吭而死厄魯特種類悉皆
歸順無復遺孽從此朔漠永清邊方大定爰振
旅還京凱旋飲至
命所司詳察典禮擇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頒詔肆赦慶典舉行濊澤滂流神人胥悅諸王貝勒
大臣暨外藩蒙古王等咸謂功德隆盛曠古所
無長治久安與天無極請上
尊號以愜羣心
上謙讓弗居於是在廷大小臣工士庶人等咸披悃陳

請謂

聖天子心存除暴志切安民雖萬里遥荒異類吞并猶欲怙冒而矜全之至不得已而用兵而饋餉不煩於里閭賦稅不加於常額師徒不疲於徵發

玉石不至於俱焚

大駕親征殊方底定櫛風沐雨不辭寒暑之勞減膳分餐頻恤將士之苦用能剪除強寇綏輯遠藩邊徼為耕牧之區寰宇享昇平之福萬姓同心恭

上

尊號

天高聽卑冀從民願搏顙呼籲至再至三

上終未之聽許御史臣阮爾詢疏言

皇上親統六師宣威制勝摧枯拉朽電捲星馳自

出蹕以迄

回鑾往還三閱月而大功底定一切用兵方略出

自

宸衷咸宜詳示史臣令其纂輯成書光昭萬禩疏入下

禮部翰林院集議禮部尚書臣佛倫等謹議

皇上蕩平逆寇邉塵永靖率土同歡

奇勲冠乎百王

偉略超乎千古自夫運籌帷幄以及

躬歷遐荒分布諸路之兵獨握中權之要一切糧餉之

轉輸師徒之簡閱以及奇正分合之勢步伐止

齊之方定韜略於幾先指山川於掌上鉅細遠

邇靡事不周激勵拊循無微不至凡此
神功之迅速皆由
廟算之萬全允宜勒成一書昭垂億世其設局編纂事宜俟閣臣詳議以請內閣大學士伊桑阿等奏
言
皇上親臨朔漠勦滅兇頑念切乎除暴安民事期乎一
勞永逸
宸謨獨斷議絕旁撓

睿鑒周詳動無遺策凡決機制勝之要調遣策應之方

期會遲速之程征行駐劄之地無不仰煩

天授上𠩄

聖衷至於更番斥堠設伏偵探相水草之利籌輸輓之

宜指畫情形至精至備灼知理勢萬舉萬全用

能迅奏

膚功丕揚

神武往返一百日之内馳驅五千里而遥

勲高乎虞帝之征苗
德邁乎夏王之滅扈凡有歴年用兵方畧一切
廟謨機宜以及
起居隨征記注并各衙門載籍有關兵事者悉請
宣付史舘編輯成書庶幾垂
盛事於無疆播
鴻猷於不朽
上俞其請啓舘纂脩

親征平定朔漠方畧自康熙十六年六月始訖於康熙三十七年臣等學殖膚淺才識疎庸謹按前後用兵始末據事實書懼不足以鋪揚盛烈於萬一云爾

康熙十六年六月丁未厄魯特台吉噶爾丹初奉表入貢厄魯特西北大國也分部散處各立名號然實本一姓至本朝有顧實汗者

國初即脩職貢

世祖章皇帝錫以册印授為遵文行義敏慧顧實汗其屬

鄂齊爾圖汗阿巴賴諾顏駐牧黄河西套謂之

套彛有車臣温卜者以擊白帽賊有功亦

賜璽書授為土謝圖巴圖爾帯青其屬達賴巴圖爾

台吉墨爾根台吉駐牧西海謂之海彛噶爾丹

之父曰和多和親自號巴圖爾台吉駐牧北方

阿爾台之地是之謂北厄魯特和多和親死子

僧格嗣噶爾丹為僧格同母弟時尚幼棄家投達賴喇嘛習沙門法未幾其異母兄車臣及巴圖爾以爭屬産故與僧格有隙乘夜刼殺之部内大亂達賴喇嘛遣噶爾丹歸統其衆噶爾丹性旣狡黠且險狠好鬬外假達賴喇嘛為援内以結其父兄舊屬臣民藉名報讐殺車臣巴圖爾遂自襲為台吉肆其兇鋒稍稍蠶食西北諸部漸至猖獗初隨小台吉附貢而已至是遣使

奉表入貢

上命優賚之

十月甲辰朔達賴喇嘛具疏謝

恩入貢方物達賴喇嘛生唐古特部落廼西域釋教

之長也諸蒙古咸尊奉之順治九年來

朝

世祖章皇帝親宴之太和殿

賜以金冊金印授為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其後遣使貢獻方
物不絕康熙十四年
上特遣使存問
賜以璽書至是具疏請
安謝
恩其詞曰欽惟
皇帝陛下作天人之主宰為億兆所依歸不棄釋迦後
進法派寵加遣使欣奉各種隆重布施親手接

受敬獻紅素柔罽諸物望明鑒而恤之謹鞠躬

合掌潔心上奏得

旨貢獻禮物著察收

甲寅

諭厄魯特喀爾喀罷兵脩好喀爾喀亦西北大國元

之苗裔也

太宗文皇帝時馬哈薩瑪第汗始通聘使

世祖章皇帝初年土謝圖汗等遣使貢馬駝貂皮諸物請

脩好順治五年扎薩克圖汗諾門汗來
朝宴之
太和殿土謝圖汗碩雷汗貢馬千匹駝百頭貢賞初
無定額十二年授土謝圖汗車臣汗丹津喇嘛
墨爾根諾顔畢希勒爾圖汗羅卜臧諾顔車臣
濟農昆都倫陀音為八扎薩克定其貢額每歲
汗及濟農諾顔大台吉等各貢白馬八匹白駝
一頭謂之九白之貢年貢也此外小台吉他布

囊不限色不計數隨所有而貢常貢也著為令旋定荅賞之例每扎薩克各賞以銀茶桶銀盆緞布等物其餘小台吉貢使等亦各賞緞布有差定例後喀爾喀汗等益加恭順遣使絡繹歲以為常顧其部落與厄魯特壤地相接噶爾丹既吞并族屬兵力漸強因與之互相劫奪兵連無寧歲至是靖逆將軍張勇川陜總督哈占凉州提督孫思克等會疏曰厄魯特濟農等為噶

爾丹所敗逃至沿邊違禁闌入塞內奪番目馬
匹及居民牲畜守汛官兵驅之使出濟農等言
我等皆鄂齊爾圖汗之子姪窮無所歸故至此
聞噶爾丹復遣兵來已或來追我或趨喀爾喀
俱未可知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雄
長兵馬衆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亟宜嚴加防
禦除嚴飭守汛官兵防護並驅逐濟農等出境
外謹疏奏

聞又理藩院奏曰據張家口報稱厄魯特來使博瑞額葉圖等不敢歸言來時鄂齊爾圖汗喀爾喀土謝圖汗曾夾攻我台吉近又聞歸化城來貿易人言喀爾喀色稜達什台吉率三百餘人將邀劫我等於喀倫我等得在

皇上邊塞之内即如金城之固請暫居此俟本地使來同歸奏至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聞厄魯特喀爾喀交惡

興戎雖虛實未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
子中外並無異視厄魯特喀爾喀倘因細故交惡
至於散亾朕心大為不忍兩部落向相和好貢獻
本朝往來不絕若交惡果真當遣使評其曲直以
免生民於塗炭如仰副朕一視同仁之意仍前和
好相與優游太平朕大嘉悅焉但天寒路遠若遣
使徃向無飼馬馳驛之所或致有誤今厄魯特喀
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備檄交發來使傳諭

之

臣謹按自古遐方外域互相吞噬漢唐人主往往幸其削弱易於制馭輒視為國家利我

皇上如天好生撫視中外無有畛域咸同一體諄諄然欲令罷兵息爭共安無事

特頒温旨令其協和此後

勅諭再三不憚辭費至誠懇惻之意可以孚及豚魚

噶爾丹若能祗遵

聖諭悔禍革心則雖至今日猶得竝生堯舜之世乃怙

終不悛遂至殄滅豈非其所自取哉

是日

諭噶爾丹台吉給發貢使符驗先是回子諾顏和卓

巴顏白克等以進貢來至邊口自相屠害作亂

上數遣官往察

命檄行噶爾丹台吉此後入貢遣使務令有材識真

厄魯特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係真厄魯特方

許放入邊口至是有回子佟噶爾代等八人冒
陳貢使與噶爾丹所遣之西白里達爾漢和碩
齊等偕來理藩院奏請檄行噶爾丹台吉究處
上以厄魯特貢使往來若無符驗仍復假冒亦未可定
令檄行噶爾丹將佟噶爾代等用彼例照常治罪
嗣後進貢遣使務給符驗方准放入
十二月辛未將軍張勇等奏報厄魯特蒙古闌
入內地情形將軍張勇總督哈占提督孫思克

奏曰甘肅涼三州自南山至北邉一帶延袤二千餘里其間山口邉隘甚多數年以來雖海彝時或闌入内地游牧地方官猶可防禦今外彝狡焉生心合謀糾黨潛入内地甘肅涼所屬大草灘諸地處處克斥所在告警査甘涼近南山一帶則有西海墨爾根阿喇柰多爾濟台吉等部廬帳數千餘肅州境内游牧彝人頭目則有濟農布第巴圖爾羅卜臧卓恩巴額爾德尼和

碩齊寨桑吴巴什擺帶麻木吴巴什額爾克格
隆廬帳萬餘若輩皆為噶爾丹所敗自西套來
奔窮困異常現在殺人為食見内地人民牲畜
有不思刦奪者乎似此嚴冬草枯水涸廹於饑
寒安能保其無事前蒙
聖諭軍務無旨不得妄動但視其情形善為隄防嚴備
内地毋先輕舉致啓兵端又蒙
諭彝人入塞當婉諭退回不得妄殺臣等欲會兵往

逐恐蹈違

旨開釁之愆因差營弁通事婉詞開諭彼竟抗拒不從臣等除一面嚴飭汛守各官分防要害一面咨撫遠大將軍圖海外此等彝人或臣等親率兵勦滅或差官赴彝人頭目曉諭驅逐伏惟

上裁疏入

諭曰大將軍圖海身在陝西其沿邊流彝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嚴飭邊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遴幹

練人員至彛目處開誠曉諭令其退回著大將軍圖海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釁

康熙十七年三月丁酉撫遠大將軍圖海奏報驅逐流彛圖海疏曰塞外流彛闌入內地即應發兵征勦但甘肅為三邊要地倘將軍提督等軍馬猝至彛人震驚或至生事是以一面嚴飭邊關將弁酌調官兵安置要害隘口加意防守一面遣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虎署叅領南達

海率領將軍提督標下妥幹官員通事等赴彛人頭目處將闌入大草灘情由訊明開誠曉諭令歸故巢茲拉都虎等歸報彛人頭目濟農部落竝未入邊惟額林辰台吉等部落因敗亾難存不知法度就水草挈裝進邊又西海墨爾根台吉部落亦懼噶爾丹之侵逃避來牧邊境拉都虎等轉傳

上諭令各退歸故巢衆彛不敢違

旨隨有數起陸續出口竊思厄魯特等雖有退回者但彝情叵測邊疆關係重大蘭州以西要地祈遣重臣一員駐劄固守三邊奏至

上曰將軍張勇駐劄邊地年久深知地方情形著自蘭州遷移仍駐甘州固守沿邊地方

閏三月庚申

諭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等防禦噶爾丹寇邊兵部理藩院會奏曰大將軍圖海遣理事官拉都虎

來京報稱將軍張勇言厄魯特噶爾丹將征西海厄魯特若來或入大草灘亦未可定又陜督哈占移文 臣部内稱西套厄魯特台吉等聞噶爾丹有三月内舉兵之語因遣其三人至達賴台吉所言我兵俱已整頓爾處亦當備以待之故達賴台吉亦令屬下脩治鞍馬器械據此奏

聞

上諭曰噶爾丹興兵往攻西海厄魯特如遠從達布素

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若來至近邊欲經大草灘前去則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務須令其堅立信誓不許騷擾人民仍整飭我軍嚴加防護一面放噶爾丹過往一面奏聞倘或肆横强欲入邊將軍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堅拒止之一面星速奏聞仍將噶爾丹果否興兵探實奏報尋命拉都虎前赴甘州一帶地方偵探彝情

四月甲午

諭吳喇忒等旗嚴防汛地先是吳喇忒鎮國公諾門
等奏報閏三月內賊寇數百人闌入邉汛刼殺
本旗巴達里察罕吳爾圖三台吉及巴達里台
吉之妻并男婦子女共二十人又搶掠男婦子
女六十餘人馬駝二千九百餘匹并帳房盔甲
等物奏至
上差員外郎色稜恩格森等馳驛往勘至是理藩院奏
曰色稜等覆稱厄魯特四百餘人搶掠吳喇忒

等遠遁無踪查鄂齊爾圖汗為噶爾丹所敗其屬下濟農四散奔竄或係濟農等肆行劫掠亦未可定但未獲賊寇真情不便懸擬應存案俟發覺定議疏入

諭曰濟農輩竄散人等或又如此劫掠應檄吴喇忒三旗鄂爾多斯六旗扎薩克諾爾布台吉四子部落扎木揚台吉等遴選精壯軍士不時廵防汛地其巴達里台吉等幼穉著諸門公收養之

五月甲子

諭將軍張勇覲逐濟農先是厄魯特濟農遣人至張勇所言我祖顧實汗以來職貢不絕今為噶爾丹所敗窮廹來此欲赴西海往會我叔達賴台吉凡墨爾根台吉若由邉外遶去則行月餘中途數日乏水如由内地行則限於

主上邉境不敢徑度祈准由内地過邉張勇以由水泉出邉竟日可到墨爾根台吉處五日可到達賴

台吉處奏請令其由水泉過邉得
旨允行乃濟農逗遛月餘草盡北向游牧未由水泉
過邉至是濟農以布隆吉爾地方見有火光探
聞噶爾丹追迫已近竟由雙井關入内地提督
孫思克奏請率兵逐之
上以將軍張勇現赴甘州即著親身驗看驅逐濟農部
落過邉赴伊叔兄處所加意防護勿使擾民
尋將軍張勇奏報驅逐濟農等出邉

八月己巳朔將軍張勇等奏報噶爾丹情形張

勇奏曰前奉

諭旨確探噶爾丹情形奏報臣與提督孫思克及理

事官拉都虎選擇通事密行遠探據回報云有

鄂齊爾圖汗屬下達爾漢哈什罕曾為噶爾丹

擄去今往西海遇而問之彼言噶爾丹既殺鄂

齊爾圖汗今歲二月内令其屬下兵丁殷實者

各備馬十匹駱駝三頭羊十隻窘乏者馬五匹

駱駝一頭羊五隻自其地起兵不知何向臣向聞甘屬番人素與僧格輸租僧格歿屬於噶爾丹臣召其頭目永柱等訊之言噶爾丹居西北金山距嘉峪關兩月程即古大宛國也臣聞噶爾丹遣喇嘛萬春來名番人頭目至河套議事臣密遣人誘問之萬春言噶爾丹隣近諸彝有從之者亦有從之而復去者噶爾丹向有侵西海之意因人心不一西海路遠恐一動而本地

有事不敢輕舉臣復遣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衆皆寂然安居第彛情難以預料謹疏奏

聞疏入

上曰噶爾丹雖無起兵聲息應仍檄該將軍等不時偵探加意防守邊境

十月戊辰朔喀爾喀台吉色稜阿海遣使補進九白之貢色稜阿海台吉所居地方與厄魯特偪近聞噶爾丹將舉兵來侵遠避游牧致誤去

歲年貢至是色稜阿海台吉陳其遲誤緣由補
進年貢理藩院議應許其照常上納
報可
康熙十八年三月丁未喀爾喀畢馬拉吉里第
台吉奏報厄魯特額爾德尼和碩齊劫掠吴喇
忒事畢馬拉吉里第台吉遣其羅卜臧布拉布
來報云厄魯特額爾德尼和碩齊等兩次劫我
台吉屬民往索之不還我台吉令我偽為逃人

往投額爾德尼和碩齊遂留其側給我衣服馬匹弓箭月餘見額爾德尼和碩齊巴圖爾濟農毛濟拉克台吉滾布等四起約二千餘人繞額濟內河而居旋遇吴喇忒被擄之博插以情密告之適額爾德尼內向刼掠因潛與博插自烏黑爾吴素之地驅其馬四十餘歸報我台吉台吉云可同是人往告三吴喇忒令備兵一面往

奏

皇上我台吉隨發兵四百往迎之我至吴喇忒旗下告之故諸門公等親率兵赴喀倫一面遣佐領班第什希卜送我來此理藩院奏聞

上諭曰額爾德尼和碩齊復率兵刼掠爾院應差官馳驛前往傳諭扎薩克諾爾布台吉四子部落扎木揚台吉竝鄂爾多斯等六旗各汛地增發官兵防守遇有賊警協力應援吴喇忒前去之兵回日仍於邊汛酌派官兵嚴加防守喀爾喀畢馬拉吉里

第台吉遣人諜探奏報殊屬可嘉其優加恩賚

四月丙寅

勅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察詢額爾德尼和碩齊劫掠吴喇忒事理藩院奏曰厄魯特墨爾根台吉遣人至言我台吉聞額爾德尼和碩齊等掠取吴喇忒諸台吉妻子因令人謂之曰汝妄行搶擄台吉妻子以供驅使殊為非理遂索取巴達里台吉之子納木及納木之妹送至吴喇忒旗

下諸門公不敢擅受特撥人一同送部查額爾
德尼和碩齊巴圖爾濟農皆鄂齊爾圖汗屬下
為噶爾丹所敗四散刧掠去歲濟農等欲往會
達賴台吉墨爾根台吉奏請由內地往今墨爾
根台吉向伊等索取納木等鮮送來京應遣官
賫
勅往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令其察明將額爾德尼
和碩齊等照伊例治罪其納木等應交吳喇忒

旗下疏入
上遣理藩院郎中額爾塞員外郎占巴拉賫
敕往諭
敕曰去年閏三月吴喇忒巴達里台吉等男婦子女
馬駝盔甲為賊所劫掠自部奏報交發嚴察尚未
據覆茲墨爾根台吉遣人將巴達里台吉之子納
木及其妹送到訊之納木據云厄魯特額爾德尼
和碩齊率四百許人劫去爾墨爾根台吉將被盜

劫掠之人轉行察獲差人觧送誠屬可嘉夫勸善懲惡者國之法也今聞額爾德尼和碩齊等棲息額濟內河之地爾達賴巴圖爾台吉墨爾根台吉其將汝屬下額爾德尼和碩齊等照汝例嚴加治罪所掠人畜什物照數察還如此則同脩和好之舉益堅而邉境人等不敢互相戕害生民得安矣墨爾根台吉察還劫掠之人可嘉事畢之日應加

恩賚

五月己未厄魯特巴圖爾濟農具表恭請

聖安涼州提督孫思克奏厄魯特濟農遣其寨桑卜克等來見臣云我台吉率衆部落駐肅州邉外不敢壞法生事戴

皇上洪恩實有恭請

聖安表文懇祈代奏外彝仰慕

皇上鴻化臣不敢隱匿謹以原文奏

覽部議以濟農等不往伊叔兄處仍在邉近游牧殊

屬不合所奏應無庸議

諭曰拉都虎現在甘肅地方著率領張勇孫思克標下賢能官員通事親赴巴圖爾濟農所詳細察訊殺掠吳喇忒者實係何人據實奏聞其畢馬拉吉里第台吉墨爾根台吉所報之文并發拉都虎知之

七月甲辰將軍張勇奏報噶爾丹發兵侵土魯番張勇疏言准提督孫思克移咨云通丁白金

印報稱噶爾丹委其屬下阿爾達爾和碩齊等
三頭目領兵三萬將侵土魯番前哨已至哈密
達賴台吉等現差古祿等率百人前赴哈密偵
探矣噶爾丹素稱強悍人馬繁衆然其往牧地
方與甘肅相去尚遠今漸次內移住居西套一
旦發兵往侵土魯番前撥已至哈密去肅州計
程僅十數日耳雖傳聞未可盡信然夷情甚為
叵測除一面遣人前赴嘉峪關探聽并嚴飭各

汛固守邉疆外所有偵探彝情謹具奏以

聞

八月己丑將軍張勇奏報噶爾丹與之通使張勇奏曰噶爾丹遣其寨桑莽柰攜隨從三十餘人致書於臣言我台吉向欲通使因地方有事未暇今特遣人獻馬三匹貂裘一襲又言我台吉云西北一帶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向係我祖與伊祖同奪取者今伊等獨據之欲往索取

因係將軍所轄之地不敢輕舉臣念彼遠䰟受
其裘馬厚賞來使而遣之前此噶爾丹曾遣人
調集甘州南山一帶番目赴西套臣因遴選通
事密探噶爾丹年紀性情並興兵往侵西海之
故歸覆云噶爾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歲為人
兇惡躭於酒色去歲舉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
撤歸今夏又兩次出兵至纏頭回子之地而還
見近邊諸將軍統兵駐扎不敢輕犯臣查近者

入邊行刼皆係噶爾丹擊敗來奔貧無所依之人詳視噶爾丹情形尚無興兵之舉河西地方似可無患謹將噶爾丹原書一并恭呈

上覽奏入

命以此情節檄知大將軍圖海

九月丁酉噶爾丹台吉入貢請

安并遵

諭覆奏請

安疏曰謹奏

皇帝陛下證位於廣大之菩提恢宏夫天人之運會建妙勝於十方胥威力而具足此際光輝炳如日月道法兩固聞聲懽忭覆奏疏曰我使西白里達爾漢和碩齊同行佟古爾伐因其妄為已治罪矣從前回子克諸台吉之使而往原不之知今接來文問之回子僉云前克諸台吉之使而往者部內竝不查訊已年以後乃不准放入信

如所言是回子詐冒向不責罰以致縱惡若本地從前遣使皆與文并發即如今次所遣阿卜都拉額爾克寨桑是也敬具禮物吉日遣奏奏入

上嘉納之給賞如十六年例

戊戌噶爾丹台吉以達賴喇嘛授為博碩克圖汗遣使奉貢入

告理藩院奏曰噶爾丹稱為博碩克圖汗遣使貢獻

鎖子甲鳥鎗馬駝貂皮等物查厄魯特部落向
有鄂齊爾圖汗阿霸賴諾顏噶爾丹台吉往來
通貢竝無以博碩克圖汗遣使者今訊之來使
言達賴喇嘛加噶爾丹台吉以博碩克圖汗之
號是以奉貢入
告從前厄魯特喀爾喀有奏請
勅印來貢者准其納貢授以
勅印竝加

恩賚從無以擅稱汗號者准其納貢之例但噶爾丹
台吉敬貢方物特遣使入
告應准其獻納
上從之
十月壬申
上命遣檄噶爾丹收捕額爾德尼和碩齊等理藩院郎
中額爾塞等歸奏曰臣等至達賴巴圖爾台吉
所交授

勑諭達頼巴圖爾台吉等覆稱額爾德尼和碩齊及
滾布等原係噶爾丹之叔楚呼爾吴巴什屬下
之人今與野獸同羣遠徙游牧我等不便查議
毛濟喇克台吉久居此地巴圖爾濟農向曾奏
請
皇上由内地來至我處皆無刼掠吴喇忒之事
上諭理藩院曰額爾德尼和碩齊既係噶爾丹之叔楚
呼爾吴巴什屬下之人應檄噶爾丹將額爾德尼

和碩齊等即行收捕照伊例治罪勿使妄行劫掠竝將從前所掠吳喇忒人畜察還如不能收捕仍在沿邊生事當另行裁度爾院即備印文發噶爾丹兩次所遣來使各馳一文前去檄到務令噶爾丹速覆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畧卷一